

廣註
分類

繪圖聊齋誌異

第五冊
神異上





7434
17
45

種梨



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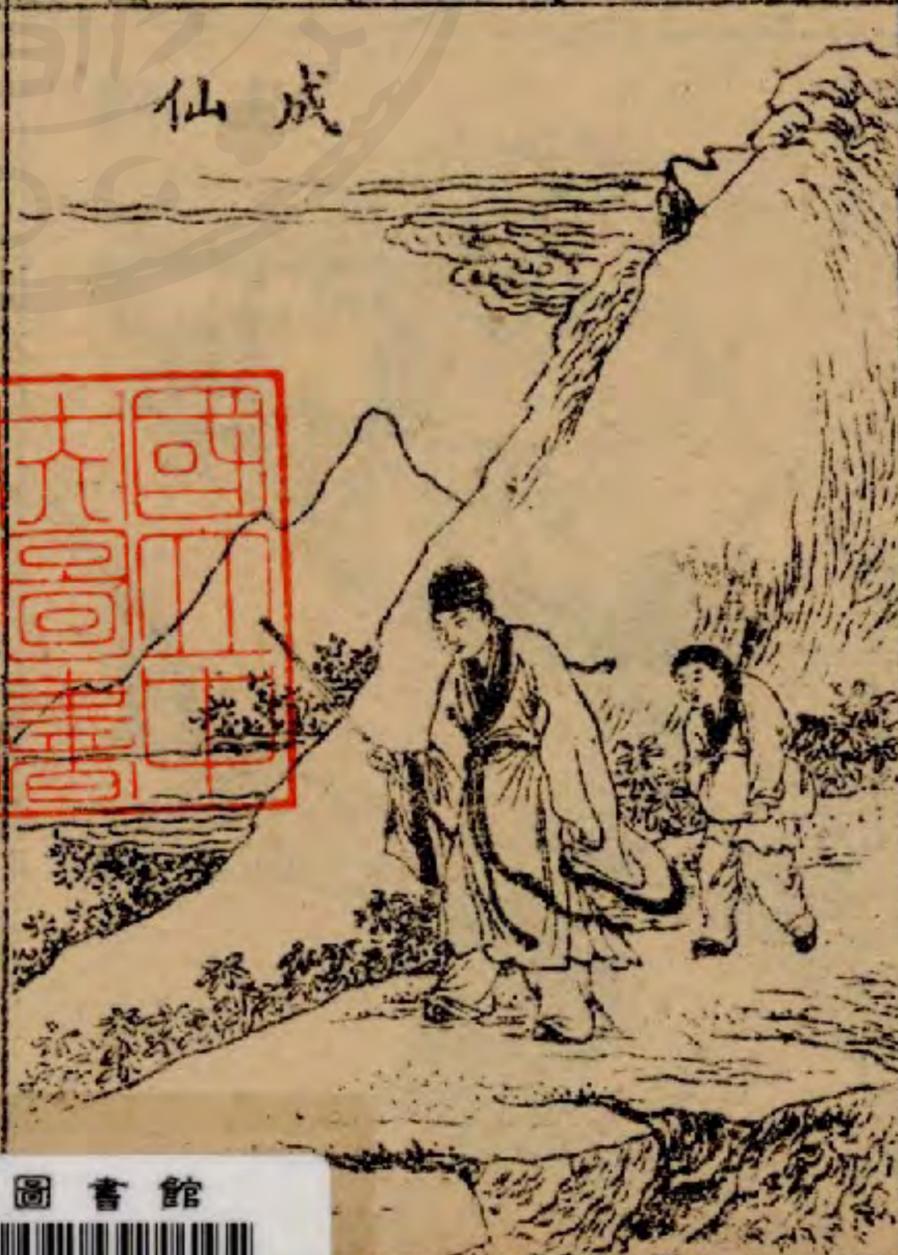
山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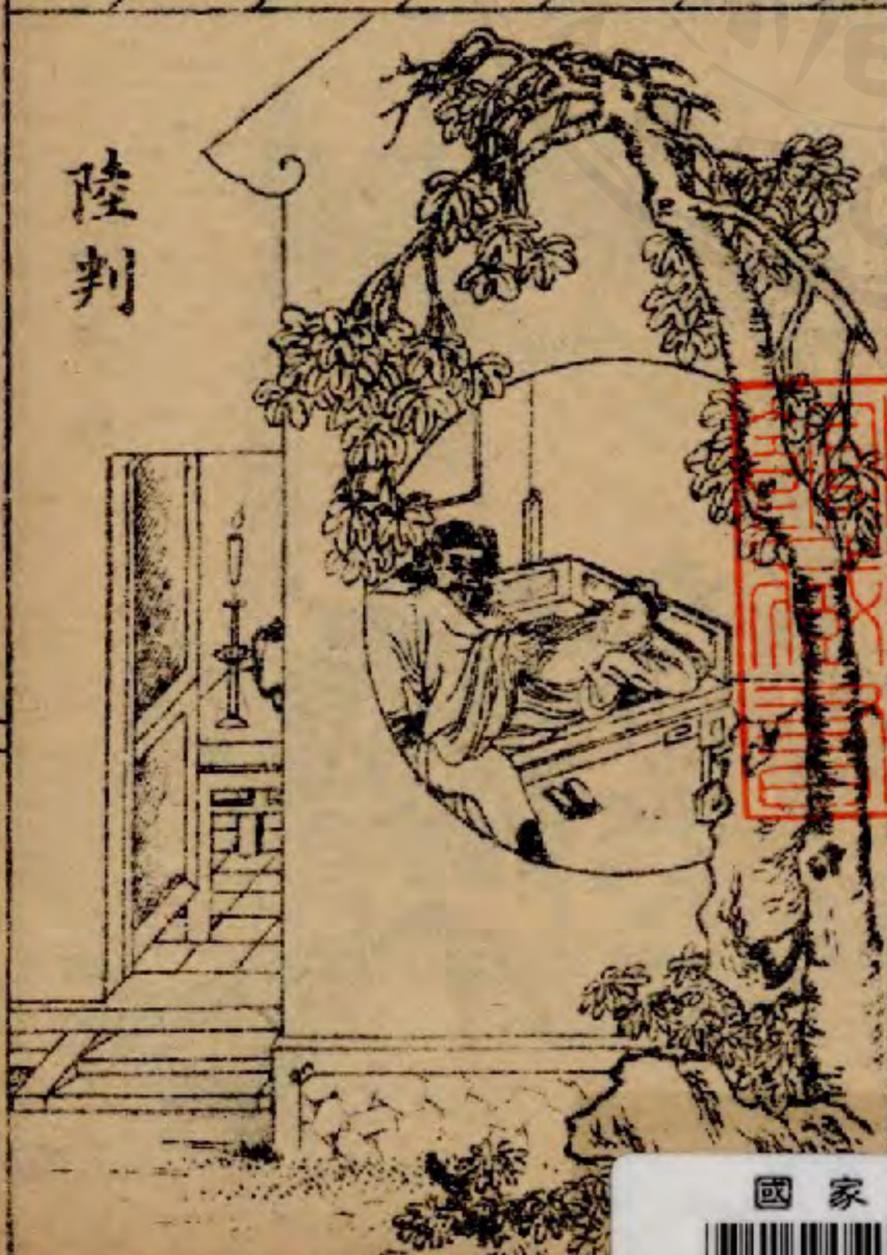
士



成仙



判陸



國家圖書館



002323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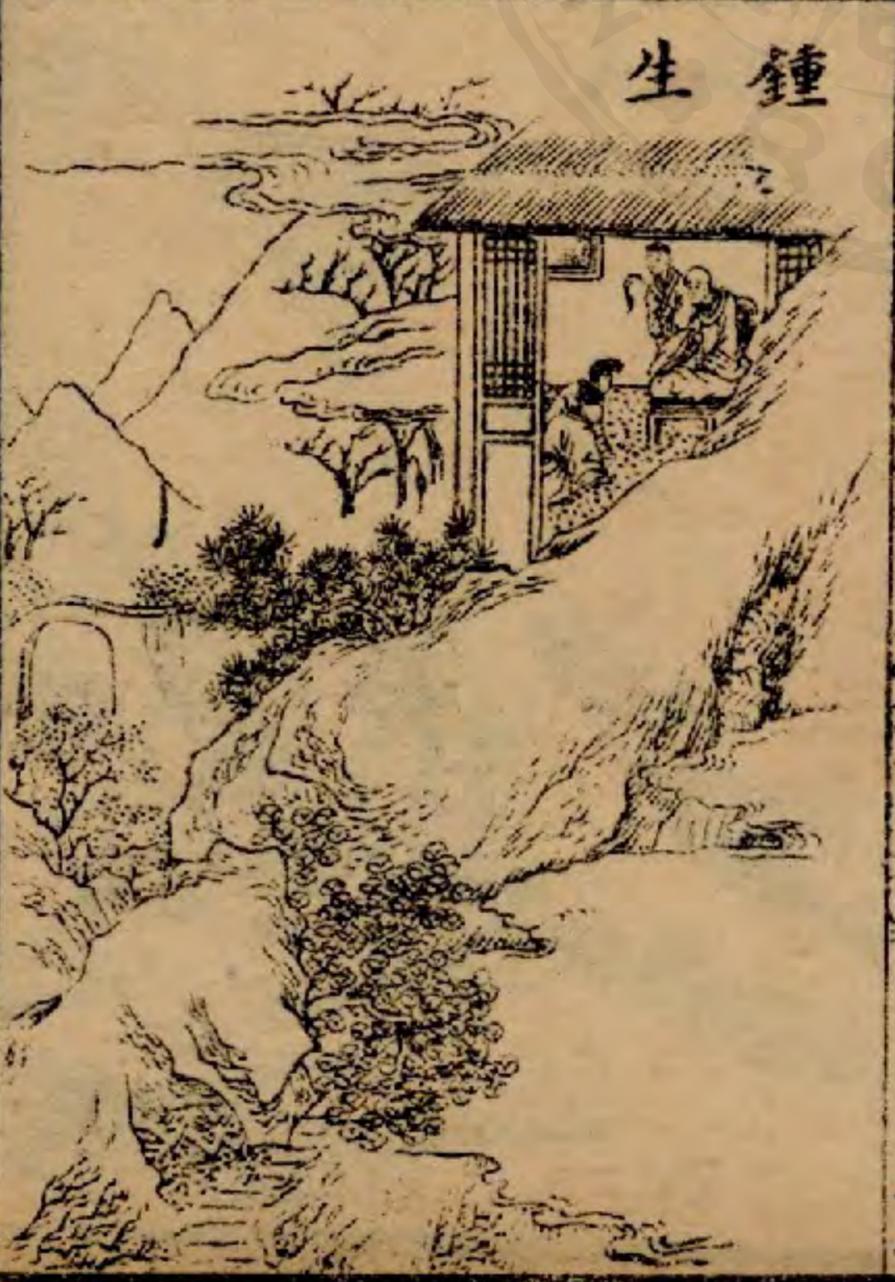
王者



織成



鍾生



白于玉



丹旭

分類 廣註 聊齋誌異 卷五

神異(一)

考城隍

殊不知文
宗非提學
使

命題與陽
世異

詩意深遠

予姊夫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卧見吏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教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云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即令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躋踏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曰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月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

分類 聊齋誌異

考城隍

神異(一)

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幘。與馬甚眾。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為神。奔訊鄉中。則已沒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畧耳。

總評

仁孝所感。上動天庭。宋公赴考。城隍之缺。壽數盡矣。然一有老母在念。諸神亦為推恩。給假九年。再令瓜代。誰謂陰冥不重孝行哉。

註解

一白顛詩秦風。二敦促惟通。三關壯繆關羽謚壯繆。四筆札札木簡之簿者。五城隍王敬哉冬夜箋記。城隍之名見於易。而廟祀則不知其始。六天年韓策。老母今以天年終。七攝篆管攝其印。八瓜代左傳。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及瓜而代。九鏤膺詩秦風。馬飾也。十朱幘詩衛風。朱幘。馬飾也。

瞳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才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綴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第繡幘。青衣數輩。款段以從。內一婢乘小駟。容色絕美。稍稍近覘之。見車幔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粧艷麗。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奪。瞻戀弗舍。或先或後。從馳數里。忽聞女郎呼婢近車側。曰。為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婦歸甯。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觀言色。掬轍土颺生。生眯目不可開。纔一拭視。車馬已渺。驚疑而返。覺目中不快。倩人啟臉凝視。則睛上生小翳。經宿益劇。淚簌簌不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懊悶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經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誦。初猶煩燥。久漸自安。旦晚無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萬緣俱靜。忽聞右目中。小語如蠅。曰。黑漆似耐殺人。左目中應曰。可同小遨遊。出此

可為遊蕩者戒

藥何能為惟善可以已之

種人自鼻
出入亦是
奇事

能自啟門
真是萬幸

先叙畫像

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園中多種植日常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問妻蘭花何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槁矣大異之靜匿房中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螳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還往非所甚便不如自啟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闢得與而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有頃開視豁見凡物喜告妻妻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熒纔如破椒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矣生雖一目眇而較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檢束鄉中稱盛德焉

總評 士人窺覘女流輕薄之情實可深惡獨是乘小駟之神婢第為主婦下簾足矣而必掬轍土以颺之毋乃太毒歟至若兩瞳合居一眶而一目重明不可謂非誦光明經之報

註解 (一)朱弟繡隱(詩)翟弟以朝婦人乘車不露見 (二)青衣婢者 (三)款段馬名 (四)芙蓉城(歸田錄)石曼卿去世後有故人見之者 (五)光明經(按)光明經十有九品 (六)趺坐盤旋而坐 (七)耐耐與叵同(正字通)耐不可耐也 (八)珍珠蘭一名魚子蘭 (九)隧道地道也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容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宏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

心有妄想

襄境自生

怖境隨至

人人書圖

內一垂髻者拈花微笑。櫻口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凝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眾。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視則垂髻兒。鞞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次且不敢前。女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朱勿效。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尚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羣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髻時尤艷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熏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鞞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辯之聲。女驚起。與朱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縮鎖挈槌。眾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返身。愕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啟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踟躕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竚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游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栗。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

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髻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老僧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

總評 畫非人也，人非畫也。然以冥心結合之，則畫可為人，人可為畫。畫與人合而為一，而狎褻畏怖之境生矣。其曰幻由人生，是老僧點化語。何世人之多不悟也。

註解

一蘭若 就是寺院官屬額者 二挂搭 類篇搭衣故也 三次且 足不進貌且音朱 四吉莫樺 皮也 五金甲 神人 六榻下 牀下 七檀

越 是僧家稱施主 遊侶 同遊之伴侶

不賜可矣 叱罵何為 觀者為之 勸情 種猶需人 梨於何有

誰料是車 中摘賜

當晚之曰 梨已羽化 矣

有鄉人貨梨於市，頗甘芳，價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前。鄉人咄之而不去。鄉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老衲止丐其一，於居士亦無大損。何怒為？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鄉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喋聒不堪，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眾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搥梨大嚼，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鏡，坎地上，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攢視，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疎，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纍纍滿樹。道人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而盡。已乃以鏡伐樹，丁丁良久，乃斷。帶葉荷肩頭，從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眾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道士既去，始顧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依散皆已物也。又細視車上一靶，亡。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牆隅，則短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粲然。

總評 鄙吝之人多討人厭。故人得而戲弄之。道士索梨為鄉人者。取一枚。賜之可矣。乃執拗不從。致令傭保出錢買贈。卒之惜一梨而損一車之梨。其為市人訕笑也。宜哉。

注解 ①老衲道士自稱衲僧 ②劣者梨之氣味不佳 ③坎處地孔也 ④勾萌萌芽也 ⑤丁丁伐樹聲 ⑥俵散分界也 ⑦粲然笑貌

勞山道士

道士早有先知

酒量好人運氣著化嫦娥

又遊月宮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領。而神觀爽邁。叩而與語。理甚元妙。請師之道。道士曰。恐嬌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眾。薄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留觀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以斧。使隨眾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壁。光鑑毫芒。諸門人還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壺酒。分贄諸徒。且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壺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盃。競飲先釀。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心竒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烈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間。已復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力矣。其饒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眾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有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問眾飲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寢。勿悞樵蘇。眾諾而退。王竊忻慕。歸念遂息。

學此法將
欲何為

自謂學成

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此來為不負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咒畢。呼曰。入之。王面牆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牆而阻。道士曰。俛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牆數步奔而入。及牆虛若無物。回視果在牆外矣。大喜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遂資斧遣之歸。抵家自詡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傲其作為。去牆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起如巨卵焉。妻擲揄之。王慚忿。罵老道士無良而已。

總評 道術精深。非浮慕者所能剽竊。亦非浮慕者所可傳授。王生不甘耐苦。略得小術。遂欲欺世而盜名。宜其觸牆而踣。為妻擲揄也。

註解

- ①勞山 (齊乘) 大勞小勞在即墨東南六十里。又名勞威山。
- ②蒲團 僧家所坐說法處也。
- ③嫦娥 月中美人。后羿之妻。
- ④資斧 作路費講。
- ⑤擲揄 譏誚也。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為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歲常依周。以齒則周為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妻生子。產後暴卒。繼聘王氏。成以少故。未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省姊。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周命邀之。成不入。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為邑宰重笞責。先是黃吏部家牧傭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

一得志即
無人如是
者多

如狗隨喉
官宰寧不

愧死
世途艱險
可畏

好義氣朋
友

前半小結
束

備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笞責。周詰得其故。大怒曰。黃家牧豬奴。何敢爾。其先世為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吭臆。忿而起。欲往尋黃。成捺而止之。曰。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有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達旦。謂家人曰。黃家欺我。我仇也。姑置之。邑令為朝廷官。非勢家官。縱有互爭。亦須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喉者。我亦呈治其傭。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憊之。計遂決。具狀赴宰。宰裂而擲之。周怒。語侵宰。宰慚恚。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頓足無所為計。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捏周同黨。據詞申黜頂衣。榜掠酷慘。成入獄。相顧悽酸。謀叩閤。周曰。身繫重犴。如鳥在籠。雖有弱弟。止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而不急。烏用友也。乃行。周弟臚之。則去已久矣。至都無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獵。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遂得准。驛送而下。著部院審奏。時閱十月餘。周已誣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復提躬讞。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絕其食飲。弟來餽。問苦禁。拒之。成又為赴院聲屈。始蒙提問。業已飢餓不起。院臺怒。杖斃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為解脫。以是得朦朧題免。宰以枉法擬流。周放歸。益肝膽。成自經訟繫。世情盡灰。招周偕隱。周溺少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後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家人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蹤跡之。寺觀壑谷。物色殆徧。時以金帛郵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髦服。岸然道貌。周大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

欲變易人
反為人變
易

成在而我
不在我欲
尋成我欲
尋我

此道人就
是成
同社生疑
周是成

我尋得成
是我尋得
我

能換其面

徧笑曰。孤雲野鶴。棲無定所。別後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畧道間濶。欲為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哉。何棄妻孥。猶敝屣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問所棲止。答在勞山之上。清宮既而抵足寢。夢成裸伏胸上。氣不能息。訝問何為。殊不答。忽驚而寤。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多髭。以手自捋。則疎無幾莖。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也。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意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無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止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遊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為君也。去無幾時。或當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而不之識。僕尋至。急馳之。竟無蹤兆。一望寥濶。進退難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迤邐自往。遙見一僮獨坐。趨近問程。且告以故。僮自言為成弟子。代荷衣糧。導與俱行。星飯露宿。連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世上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山花滿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即遽出。始認己形。執手入。置酒。譙語。見異彩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坐鳴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無意流連。地下有蒲團二。曳與並坐。至二更後。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眈。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捋領

不能換其
心

展早已散
今日方知

癡夢一場
到此方醒

仙人可近
不可見

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乞少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居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蹣跚至家門。叩不能應。思欲越牆。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凡踰數重垣。始抵臥室。燈燭熒然。內人未寢。喁喁與人語。紙窗以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局而出。奔告成。乞為助。成慨然從。直抵內寢。周舉石搗門。內張皇甚。搗愈急。門閉益堅。成撥以劍。劃然頓闕。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胃腸庭樹間。乃從成出。尋途而返。驀然忽醒。則身在卧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成笑曰。夢者兄以為真。真者乃以為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懼欲絕。竊疑成講張為幻。成知其意。乃促裝送之歸。荏苒至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於此。如過。不來。予自去。周至家。門戶蕭索。似無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淚俱墮。曰。兄去後。盜夜殺嫂。刳腸去。慘酷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亦夢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弟錯愕良久。周問其子。乃命老媪抱至。周曰。此襁褓物。宗緒所關。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去。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至野外。見成與俱行。遙回頭。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澗袖一舉。即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撲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緘封。

甚固。發題仲氏啓。審之為兄迹。開視則虛無所有。祇有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研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無知者。回視則研石粲粲。化為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總評 通篇結穴。落在忍事最樂一句。忍有忍耐殘忍二義。周以蹊田小嫌。釀成囹圄大隙。是不能忍耐也。周以少婦姣好。不能割愛。是不肯殘忍也。成仙百方百計。以救之。幻影幻形。以度之。而後如夢初醒。欲辭人世。可知回頭即是岸。特無仙人點喚耳。

陸判
註解 ①白杵交（後漢書）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備為吳祐貨春。祐與語。大驚。遂共訂交於杵白間。 ②牛蹊周田（左傳宣十二年）牽牛以蹊人之田。 ③大父（按）祖曰大父。 ④強梁猶言多力。 ⑤愆愆贊助意。 ⑥囹圄就是牢獄。 ⑦犴犬也。犬能守門。故謂獄曰犴。 ⑧敞屣敞草鞋。 ⑨羽客道士也。 ⑩于思多鬚貌。 ⑪荏苒迅速也。

戲中仍帶禮數

朱達人而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性豪放。然素鈍。學雖篤。尚未知名。一日文社眾飲。或戲之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得左廊判官來。眾當醵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鬚。貌尤獍惡。或夜聞兩廊拷訊聲。入者毛皆森豎。故眾以此難朱。朱笑起。徑去。居無何。門外大呼曰。我請髻宗師至矣。眾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酬之。三眾睹之。瑟縮不安於坐。仍請負去。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為怪。荒舍匪遙。合乘輿來覓飲。幸勿為眵。哇。乃負之去。次日。眾果招飲。抵暮。半醉而歸。興未闌。挑燭獨飲。忽有人褰簾入視之。則判官也。朱起曰。噫。吾殆將死矣。前日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啓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義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牽衣促

分類 卯齋志異 卷之五 陸判 神異 (一)

陸亦達神

冥司亦誦
讀可見學
問無窮期

可見慧心
亦不多

心可易而
福命仍不
可易

下體既不
惡頭面何
必佳

坐。自起滌器。熬火。判曰。天道溫和。可以冷飲。朱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有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治具以出。易瑗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無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響。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之。冥司誦讀。與陽世畧同。陸豪飲。一舉十觥。朱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頽。伏几醺睡。比醒。則殘燭黃昏。鬼客已去。自是兩三日。輒一來。情益洽。時抵足眠。朱獻牕稿。陸輒紅勒之。都言不佳。一夜。朱輒醉先寢。陸猶自酌。忽醉夢中。覺臍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床前。破腔出腸胃。條條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懼。我為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未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畢。視榻上亦無血跡。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几上。問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為君易之。留此以補闕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則創縫已合。有綻而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文示陸。陸曰。可矣。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鄉科而已。問何時。曰。今歲必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經元。同社友素擲揄之。及見闈墨。相視而驚。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願納交。陸諾之。眾大設以待之。更初。陸至。赤髯生動。目炯炯如電。眾茫乎無色。齒欲相擊。漸引去。朱乃攜陸歸。飲既醺。朱曰。滯腸伐胃。受賜已多。尚有一事欲相煩。不知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心腸可易。面目想亦可更。山荆子結髮人。下體頗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容徐圖之。過數日。半夜來叩關。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裏一物。詰之。曰。君曩所囑。向艱物。

真面目為
人盜去矣

侍女冤枉

此則身死

色適得一美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頭血猶溼。陸立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扃。陸至。一手推扉。扉自闢。引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於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着力如切瓜狀。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於生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詳審端正。而後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頸間微麻。面頰甲錯。搓之。得血片。甚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藉。驚絕。濯之。盆水盡赤。舉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覆細視。則長眉掩鬢。笑靨承歡。畫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綫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王殿時。遊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門。殺一婢於床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微聞闌聲。呼婢往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紛騰終夜。詰旦啓衿。則身在而失其首。徧撻侍女。謂所守不恪。致葬犬腹。侍御告郡。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媪探諸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殺女。往詰朱。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冤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一如朱言。郡守不能決。朱歸求計於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蘇溪楊大年所殺。無與朱孝廉。彼不艷於其妻。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同。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

而頭生彼
則身生而
頭死只可
稱半婿

生何樂死
何悲

地下英魂
猶來教子

達人之語

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為婿。公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入禮闈。皆以場規被放。於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一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以為然。即治衣衾棺槨。既竟。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冉自外至。夫人懼。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人大慟。涕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君既有靈。何其不再。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案務。授有官爵。亦無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豪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窺之。盲然而逝。自是三數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繾綣家中。事就便經紀。子璋方五歲。輒來提抱。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子亦慧。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疎。日月至焉而已。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問何往。曰。承帝命為太華卿。行將遠赴。事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扶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業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折之鸞鳳耶。顧子曰。好為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祭西嶽。道經華陰。忽有輿從羽葆。馳衝鹵簿。訝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矣。璋伏不起。朱促車行。火馳不顧。去數武。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遙語曰。佩之當貴。璋欲追從。見輿從人馬。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恨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

難為解官

明告以在
此而不敢
取真是沒
法

當頭一棒

不自發貪
囊仍是便
宜

覺毛骨森豎。疾退歸舍。自分留鄴異域。已無生望。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明日衣冠者召之去。曰。今日可見矣。州佐唯唯。衣冠者乘怒馬甚駛。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轅門。儼如制府衙署。皂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又一重門。見有王者。珠冠繡紱。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王者問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具在此。是區區者。汝撫軍即既。然見贈。未為不可。州佐泣訴。限期已滿。歸即就刑。稟白何所申證。王者曰。此即不難。遂付以巨函云。以此復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惛息不敢辯。受函而返。山川道路。悉非來時所經。既出山。送者乃去。數日抵長沙。敬白撫公。公益妄之。怒不容辯。命左右者。飛索以縲。州佐解縲出函。公拆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其縛。但云銀亦細事。汝姑出。於是急檄屬官。設法補解。訖數日。公疾尋卒。先是公與愛姬共寢。既醒而姬髮盡失。闔署驚怪。莫測其由。蓋函中即其髮也。外有書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前銀六十萬。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解官無罪。不得妄加譴責。前取姬髮。略示微警。如復不遵教令。旦晚取汝首領。姬髮附還。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後屬員遣人尋其處。則皆重巖絕壑。更無徑路矣。

總評

賄賂貪婪。神人共怒。巡撫某不察。因餉金之失。猶欲遷怒於人。殊不知悖入悖出。乃自作孽也。倘非付以巨函。姬髮示信。幾何不屈殺解官哉。

註解

- ①古刹古寺也
- ②款關叩關也
- ③轅門以車為戶
- ④區區小貌
- ⑤飛索以縲通縲。契丹寇營州。飛索以縲。注。縲以索縛物也。

織成

醉不得醒

緣有一段

姻緣

柳生豈不

畏足具

牽扯他人

却是有理

亦是實話

吾為柳生

慶

非僅免禍

且可得妻

洞庭湖中。往往有水神借舟。遇有空船。纜忽自解。飄然遊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蹲伏一隅。瞑目聽之。莫敢仰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第歸。醉卧舟上。笙樂忽作。舟人搖生。不得醒。忽匿艙下。俄有人猝生。生醉甚。隨手墮地。眠如故。即以置之。少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蘭麝充盈。睨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瞑。少間。傳呼織成。即有侍兒來。立近頰際。翠襪紫綃。履細瘦如指。心好之。陰以齒嚙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踣。座上問之。因白其故。座上者怒。命即行誅。遂有武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服類王者。因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為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喚回問。汝秀才下第者乎。生諾。便授筆札。令賦風鬟霧鬢。生固襄陽名士。而構思頗遲。捉筆良久。上謂讓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真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紜。方問對問。一使捧簿進曰。溺籍告成矣。問人數幾何。曰。一百二十八人。問簽差何人。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王者贈黃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劫數。持此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之寂然。舟人始自艙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鐵錨浮出。舟人駭曰。毛將軍出現矣。各舟商客俱伏。又無何。湖中有一木直立。築築動搖。益懼。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湖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

神女亦纏足耶

疑其哄騙

故作疑幻之筆

舟中與見久矣

洪濤近舟頓滅。以是得全。生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雙鈎。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媪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媪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以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畧一展拜。反身入幃。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藏。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爽毫釐。媪喜。便問寓所。請生即歸。命與界方留作信。生不肯留。媪笑曰。官人亦太小心。老身豈以一界方抽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出即賃輿急返。而媪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日已向西。蹀懊若喪。邑邑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褰簾曰。柳郎何遲也。視之。則崔媪。喜問何之。媪笑曰。必將疑老身畧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頓念官人亦僑寓。措辦亦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媪必不可。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談笑承迎。見翠襪朱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凝注。女笑曰。耿耿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襪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言。以祛煩惑。女曰。實告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為王妃所愛。故歸謀之。妾之來。從死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便歸甯。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鳥飛集。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沒處凝盼之。遙遙一樓船至。既近。牕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窗中遞擲金帛。珍物甚多。皆妃賜也。由是歲一兩觀。

以為常。故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識焉。

總評 文才淵博。人雖見棄。天必見收。柳生下第而歸。人世無知己矣。然一過洞庭。得配仙女。以鴻才而聯鶯

侶。筆札有靈。然則人特患無才耳。下第烏足患哉。

注解 ① 艦 楚人呼渡 ② 睨 邪視也 ③ 龍女 柳毅下第而歸。見一婦人牧羊道畔。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 ④ 筆札 就是筆墨紙札 ⑤ 三都賦 晉左思所

作 ⑥ 竄去 逃去也 ⑦ 邑邑 憂悶也 ⑧ 轉瞬 轉眼也

竹青

魚容。湖南人。談者忘其郡邑。家甚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因以憤懣之詞。拜禱神座。出卧廊下。忽一人引去。見吳王跪曰。黑衣隊尚缺一卒。可使補缺。吳王可。即授黑衣。既着身。化為烏。振翼而出。見烏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餌拋擲。羣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樹杪。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恒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銜去之。得不被擒。羣烏怒。鼓翼搗波。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乃攝餌哺魚。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臥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冰。故不時以人邏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斂資送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參謁吳王。設食。喚烏下集。啗乃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吳王廟。薦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烏友。又祝之。是夜宿於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人。輾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詰所來。曰。妾今為漢江神女。返故

化鳥取食
從拜禱來

鳥死人生

美女重逢

吾聞婦人以夫為家未聞以婦為家

此法良得

賴有此可望後會

當答曰不胎不卵之

鄉時常少。前烏使兩道君情。故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歡戀。生將偕與俱南。女欲與俱西。兩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熒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即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媪紛集。酒炙已設。就廣牀上。陳矮几。夫婦對酌。魚問僕之所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能久待。女言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見漢陽。駭絕。僕訪主人。杳無信兆。舟人欲他適。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為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能之。君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妾也。不如置妾於此。為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舊衣尚在。如念妾時。衣此可至。至時為君解之。乃大設有珍。為生祖餞。既醉而寢。醒則身在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悵然自驚。枕邊一襖。檢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摺置其中。又有繡縵維繫腰際。探之。則金貨充牣焉。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着之。兩脇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眾手為之緩結。覺羽毛劃然盡脫。握手入舍。曰。郎來恰好。妾旦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為神。則皮骨已更。應與曩異。至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飾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

間

荒唐之至

非殤也往侍生母耳

誰知後來以為所見

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着藕白者所謂漢皋解佩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思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裝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於己出逾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赤足卧牀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放漢產歸又年餘女雙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佩生遂攜漢產歸然歲恒三四往不以為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庠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為之娶婦始遣歸婦名扈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躡踊葬畢漢產遂留生攜漢生玉佩去自此不返

總評 人化為鳥鳥復為人誰知羣飛鳥類中亦有下第秀才耶舟中遇合復結良緣誕子育女不異人世倘黑衣隊若缺吾亦願補其數

註解 ①資斧路費也 ②吳王廟楚江富池鎮有吳王廟祀甘將軍寧也 ③尤效左傳一傳二十四年尤而效之罪莫大焉 ④果腹猶言飽腹 ⑤邏察巡察也 ⑥

白于玉

吳青菴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歎之託相善者邀至其家領其言論風采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因俾鄰好致之曰使青菴奮志雲霄當以息女奉中櫛時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大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

不廣
秀才非求
仕進者

乃神仙中
人

廣寒宮裏
有大色在
焉

卧榻真是
八仙梯航

請待我三年。不成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一夜月明之下。有秀才造謁。白暫短鬚。細腰長爪。詰所來自。言白氏字于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願即假館。約期而別。至日。先一蒼頭送炊具來。少間。白至。乘駿馬如龍。生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時藝。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各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白問何故。生以宗嗣為慮。白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白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如何。生具以情告。白疑未必真美。生曰。此遐邇所共聞。非小生之目賤也。白微哂而罷。次日。忽促裝言別。生悽然與語。刺刺不能休。生乃命童子先負裝行。兩相依戀。俄見一青蟬鳴落案間。白辭曰。與已駕矣。請自此別。如相憶。拂我榻而卧之。方再欲問。轉瞬間。白小如指。翩然跨蟬背上。朝啗而飛。杳入雲中。生乃知其非常人。錯愕良久。悵悵自失。踰數日。細雨忽集。思白甚切。視所卧榻。鼠跡碎瑣。慨然掃除。設席即寢。無何。見白家僮來相招。忻然從之。俄有桐鳳翔集。童捉謂生曰。黑徑難行。可乘此代步。生慮細小不能勝任。僮曰。試乘之。生如所請。寬然殊有餘地。僮亦附其尾上。曼然一聲。凌升空際。未幾。見一朱門。僮先下。扶生亦下。問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巨虎蹲伏。生駭懼。僮以身障之。見處處風景。與世殊異。僮導入廣寒

比葛太史
之女如何

自信者乃
如是乎
如葛太史
之女何

宮內以水晶為階。行人如在鏡中。桂樹兩章。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時有美人出入。冶容秀骨。曠世並無其儔。僮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恐主人伺久。不暇留連。導與趨出。移時見白生已候於門。握手入。見簷外清水白沙。涓涓流溢。玉砌雕闌。殆擬桂闕。甫坐。即有二八妖鬟來薦香茗。少間命酌。有四麗人。檢衽鳴璫。給事左右。繞覺背上微癢。麗人即以纖指長甲。探衣代搔。生覺心神搖曳。罔所安頓。既而微醺。漸不自持。笑顧麗人。兜搭與語。美人輒笑避。白令度曲。侑觴。一衣絳綃者。引爵向客。便即筵前宛轉清歌。諸麗者笙管教曹。嗚嗚雜和。既闕。一衣翠裳者。亦酌亦歌。尚有一紫衣人。與一淡白軟綃者。吃吃笑。暗中互讓不肯前。白令一酌一唱。紫衣人便來把琖。生托接杯。戲撓纖腕。女笑失手。酒杯傾墮。白譙訶之。女拾杯含笑。俛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白大笑。罰令自歌自舞。舞已。衣淡白者。又飛一觥。生辭不能。醕。女捧酒有愧色。乃強飲之。細視四女。風致翩翩。無一非絕世者。遽謂主人曰。人間尤物。僕求一而難之。君集羣芳。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白笑曰。足下意中自有佳人。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盡招諸女。俾自擇。生顛倒不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襖被奉客。既而衾枕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僮入曰。仙凡路殊。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僮曰。早詣待漏。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將及門。回視童子。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遽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底。而足已奔墮。一驚而寤。則朝暾已紅。方將

夢却是真

天上難留

生時不被

污耶

命名允當

好女子有
決斷

誰知道人
就是生父

振衣有物膩然墮褥間。視之釧也。心益異之。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尋赤松遊。而尚以嗣續為憂。過十餘月。晝寢方酣。夢紫衣姬自外至。懷中綳嬰兒曰。此君骨血。天上難留。此物敬持送君。乃寢諸牀。牽生衣覆之。匆匆欲去。生強與為懽。乃曰。前一度為合。今一度為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君倘有志。或有見期。生醒。見嬰兒臥襖褥間。綳以告母。母喜。傭媪哺之。取名夢仙。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身已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生固以為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已許吳郎矣。今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名。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徒以有老母在。太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吳郎去。我事其姑嫜。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遂諏日備輿馬。妝奩。嬪於生家。生感其賢。敬愛臻至。女事姑孝。曲意承順。過貧家女。踰二年。母亡。女質奩作具。罔不盡禮。生曰。得卿如此。吾何憂。顧念一人得道。拔宅飛昇。余將遠逝。一切付之於卿。女坦然殊不挽留。生遂去。女外理生計。內訓孤兒。井井有法。夢仙漸長。聰慧絕倫。十四歲。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不知母姓氏。封葛母一人而已。值霜露之辰。輒問父所。母具告之。遂欲棄官往尋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想已仙去。何處可尋。後奉旨祭南岳。中途遇寇。窘急中。一道人仗劍入寇。盡披靡。圍始破。德之。餽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故人。與大人同里。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答云。王林。因憶村中無此名。道士曰。草屨微賤。貴官自不識耳。臨行。出一金釧。曰。此閨閣物。道人拾此。無所可用。即以奉報。

令人睹物
思人

金釧效靈

視之嵌鑲精絕。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終。不及其精巧。徧問村中。並無
王林其人者。私發其函。上云。三年鸞鳳。分拆各天。葬母教子。專賴卿賢。無以報德。奉藥一
丸。剖而食之。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妝次。讀畢不解。何人持以告母。母執書以泣曰。此
汝父家報也。琳我小字。始恍然悟。王林為拆白謎也。悔恨不已。又以釧示母。母曰。此汝母
遺物。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丸如豆。大喜曰。我父仙人。啖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受
而藏之。會太史來視甥女。誦吳生書。便進丹藥為壽。太史剖而分食之。頃刻精神煥發。太
史時年七旬。龍鍾頗甚。忽覺筋力溢於膚革。遂棄輿而步。其行健速。家人至息始能及焉。
逾年。都城有回祿之災。火終日不熄。夜不敢寐。畢集庭中。見火勢拉雜。寢及鄰舍。一家徧
徨。不知所計。忽夫人臂上金釧。戛然有聲。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團覆宅上。形如月闌。
釧口向東南隅。歷歷可見。眾大愕。俄頃火自西來。近闌則斜越而東。迨火勢既遠。竊意釧
亡不可復得。忽見虹光乍斂。釧錚然墮足下。都中延燒民舍數萬間。左右前後。並為灰燼。
獨吳第無恙。惟東南一小樓。化為烏有。即釧口漏覆處也。葛母年五十餘。或見之。猶似二
十許人。

總評 仙凡各別。以其絕無情慾也。白于玉度人為仙。引之於廣寒宮裏。麗人無數。媚態爭妍。又為之娶妻。為
之生子。是仙人無異凡人矣。至葛太史之女。甘為守志。誓不他適。葬母教子。在在稱異。仙猶難之。何況於
人。

註解

① 奉中柳女家

② 蒼頭僕役

③ 吐納吐納新導引之術。養形之人。

④ 黃庭晉魏夫人學道景林真。

⑤ 刺

⑥ 刺

⑦ 刺

⑧ 刺

⑨ 刺

⑩ 刺

⑪ 刺

⑫ 刺

刺多言
 (六) 廣寒宮 在月也
 (七) 章 大樹也
 (八) 香茗 香也
 (九) 關 樂止也
 (十) 譙訶 責譴也
 (十一) 馨 語助詞
 (十二) 尤物 晉叔向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
 (十三) 銷魂 麗情集 唐天游風流才思不減昔人故宋謝馬楊家有十娘皆
 必有為也
 (十四) 銷魂 絕色名粉兒者尤絕天游口占一詞屬意粉兒有真個銷魂之句
 也
 (十五) 全息 聚集也
 (十六) 息 氣息也

劉海石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為邑名士。次亦慧。滄客又納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幾何。妻病又卒。逾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聞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竊意近况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狀對。海石歛衽。既而笑曰。災殃未艾。余初為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為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缶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眾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

轉弔為賀
 便有代為
 醫治之心
 大笑而戰
 慄無色亦
 異於眾人
 之笑矣
 是真一毛
 不肯拔者

不是仙是何物

今為豕為狸倪氏羞見滄客矣

不死其友

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眾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遁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檢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為狸。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為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宏願，常使我等遨遊海上，拔救眾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蓋呂仙諱也。

總評

妖物蠱惑於人，必擊其首，揪其髮，拔其毛，而後吾心始快。劉滄客室有妖人，不數月而喪其子，喪其妻，喪其媳，且喪其婢僕，為禍極矣。向非得遇仙友，一門其有噍類哉。

註解

①函丈（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②怙恃（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③閹人（守門）④近况（近日）⑤越人名（扁鵲）⑥戰慄（畏懼）⑦造孽（作惡）

雷曹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倦。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遘疫卒，家貧不能葬。樂銳身

而撫其家
樂子難得

是治身良

法

樂子真煉

慨

一飯之報

去讀而賈

廣註取一
言
卷五
十四

自任之。遺襦。襦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樂恒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況於我。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於是去讀而賈。操業半年。家資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頽然而長。筋骨隆起。傍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飫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如此。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耳。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卧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為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自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

亦能置身
青雲

又能摘星

此壯士是
前身沒水
負樂者

有此寶物
省却許多
油燭

命名恰當

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與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蓮實之在蓬。大者如甕。次如甌。小如盞。盃。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者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夭矯。駕慢車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徧灑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眾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灑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誤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使握端。縋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飄飄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墜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攜歸。可云有緣。今為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耀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總評

自世風日下。友誼寢衰。交好之家。視同陌路。而况過客行人。肯盡情推食耶。樂子度量寬宏。好施樂善。

宜其雷曹報德少微酬恩而獲神人之助也

註解 (一) 戰輒北戰敗曰奔北 (二) 襁褓小兒衣服 (三) 未亡人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四) 蹙困迫也 (五) 填溝壑喻言死也 (六) 果腹飽腹也 (七)

陸無屋水無舟南史張融為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居無屋水居 (八) 撼搖動也 (九) 瞬息俄頃也 (十) 咽食喉也

翩翩

走入邪路 狃邪者結 果如此 自怨自艾

欲其革面 洗心 其實山 葉是水非 餅也非酒 也

羅子浮汾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為園子左廂富有金縵而無子愛羅若已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狃邪遊會有金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娼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家娼半年床頭金盡大為姊妹行齒冷然猶未遽絕之無何瘡創潰臭沾染牀席逐而出之丐於市市人見輒遙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至汾界又念敗絮濃穢無顏入里門尚趨趨近邑間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往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照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鶉浴於溪流曰濯之創當愈又開幃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為郎作袴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卧視之製無幾時摺疊牀頭曰曉取著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創瘍無苦既醒摸之則痂厚矣詰旦將興心疑蕉葉不可著取而審視絲錦滑絕少間具餐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雞魚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甕貯佳醞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益之數日創痂盡脫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卧

句雅而趣

一有妄念
幻境便生

不為過責

餐葉衣雲
是仙家本色
生子娶媳
則失真相
矣

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吹送來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窰哉。那弗將來。曰。方鳴之睡却矣。於是坐以歛飲。又顧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剝果悞落案下。俯假拾果。陰捻翹鳳花地。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然神奪。頓覺袍袴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城坦然笑。詎殊不覺知。突突怔忡間。衣已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忘想。城笑曰。而家小郎君。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懼貽誚責。女卒晤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拾落葉。蓄旨御冬。顧生肅縮。乃持襖撥拾洞口白雲。為絮複衣。著之。溫爽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逾年生一子。極慧美。日在洞中。弄兒為樂。然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不然。君自去。因循二三年。兒漸長。遂與花城訂為姻好。生每以叔老為念。女曰。阿叔臘故大高。幸復強健。無勞懸取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以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女曰。此兒福相。放教入塵寰。無憂不至臺閣。未幾。兒年十四。花城親詣送女。女華妝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悅。舉家讌集。翩翩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紈。今夕聚首。皆當喜

好歌不厭
百回讀

歡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去。與兒夫婦對室居。新婦孝。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又言歸。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我不誤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花城已至。兒女戀戀涕各滿眶。兩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翩乃剪葉為驢。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歸林下。意姪已死。忽攜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所衣。悉芭蕉葉破之。絮蒸蒸騰去。乃並易之。後生思翩翩。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徑。洞口雲迷。零涕而返。

總評 狹邪之遊。無好結果。羅子浮無顏入里門。已愧而知悔矣。故天遣仙女營救。生子娶婦。攜帶人間。然則仙人何嘗念舊惡哉。

註解 ①狹邪遊 牡牧在揚州為狹邪遊無虛夕 ②僑寓客 ③牀頭金盡 李白詩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 ④趨起 欲行不 ⑤何適 問何 ⑥

數武 數步也 ⑦懸鵝 百結之衣 ⑧小哥子 言其小兒 ⑨瓦窰 詩大雅乃生女子載弄之瓦 ⑩翹鳳 也 ⑪御冬 過冬也 ⑫塵寰 世間也

鞏仙

鞏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閹人不為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逐去之。已而復來。中貴怒。且逐。且扑。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百兩。煩逐者覆中貴。為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景。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凭

中貴恃勢
可惡

逐亦道人
之報

窗。道人一推。但覺身墮樓外。有細葛綳腰。懸於空隙。下視則高深暈目。葛隱隱作斷聲。懼極。大號無何。數盞至。駭極。見其去地絕遠。登樓共視。則端繫樓上。欲解援之。則葛細不堪。

道人亦善
逢迎

五真假諸
天孫耶

宮殿藩籠
仙人焉能
拘束
非仙人却
是仙人

心如枯木
額焉得不
作鉄釜

用力。遍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知魯王。王詣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將因而斷之。甫畢。葛綳自絕。去地乃不尺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在。聞館於尚秀才。往問之。則出游未復。既遇於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野之夫。無他庸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為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首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登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夔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采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偽。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今為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皆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妓耳。轉疑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深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藩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夜中。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止宿。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為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女往視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瞑坐榻上。搖之。眸一閃。即復合。再搖之。齶聲作矣。推之。則應手而倒。酣卧如雷。彈其額。硬迂指作鉄釜聲。註作心如枯木句。解又是証據。返以白王。王使刺以針。針弗入。推之。重不可搖。加十餘人舉擲牀下。若千斤石墮地者。旦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墜牀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坐卧時。按之。以為戲。初按猶軟。再按

可見籬籠
不能拘束

不為人塞
鴻乃為人
結鳳

聯句雅而
有趣

仙人何事
不可救

則鐵石矣。道士舍尚秀才家。恒終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已卧室中。初尚與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苦。無由通一息。問道士見惠哥。不笑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誰何。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為君塞鴻。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轍。寬如廳堂。几案牀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弈。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坐凝想。忽有美人自簷間墮。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臻至。尚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蹤。惠續云。誰識蕭郎今又逢。尚曰。袖裏乾坤真個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默然不言。捉惠哥去。尚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歸。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反袂示之。尚審視。隱隱有字跡。細裁如蟻。蓋即所謂題句也。後數十日。又求一人。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尚曰。腹中震動。妾甚憂之。常以紫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辱。何處可容兒啼。煩與鞏仙謀。見妾三叉腰時。便一拯救。尚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綫。何敢不竭棉薄。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攜得公子至矣。可速把襁褓來。尚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尚言。驚喜自出。道士探袖

血衣頗有
用處

既已死矣
何後日又
遇於川中

正是十年
前使訂

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尚未斷也。尚妻接抱。始呱呱而泣。道士解衣曰。產血濺衣。道門最忌。今為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尚為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却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曰。所藏舊袖。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人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強留之手。談一局。急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卧。視之已死。王具棺木禮葬之。尚臨哭盡哀。始悟曩言。先告之也。遺袖用催產。應如響。求者接踵於門。始猶以汚袖與之。既而剪領襟。罔不效。及聞所囑。疑妻必有產厄。斷血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於術。或有以尚告者。立召人。一劑而產。王大喜。贈白金綵緞良厚。尚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頓首曰。如推天惠。但賜舊妓惠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徧呼羣妓。任尚自擇。尚一無所好。王笑曰。癡哉。書生十年前訂婚嫁耶。尚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所辭綵緞為惠哥作妝。送之出。惠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日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久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壁返。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後尚子少瑒。賴秀生承繼。益服鞏之先知云。

總評

仙之與凡。具有異耶。其無異耶。謂為無異。何以少妓往視。儼然忘情之人。謂為有異。何以袖裏乾坤。肯

為此不忘情之事。至於生前作別死後還書。若有情。若無情。令人測摸不出。

註解

- ① 關人之官
- ② 後苑
- ③ 凭窗
- ④ 作劇
- ⑤ 王母
- ⑥ 夙諳
- ⑦ 駒聲
- ⑧ 塞鴻
- ⑨ 蕭郎
- ⑩ 極襟
- ⑪ 呱呱
- ⑫ 頓首

西湖主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泊舟洞庭。適婆猪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銜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椀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創藥。戲敷患處。縱之水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風覆舟。幸拔一竹。簾漂泊終夜。挂木而止。援岸方升。有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矣。慘怛無聊。對坐憇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青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遲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僕僮之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醒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可着。而朽腹輓輓。飢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村落。纔至半山。聞鳴鏑聲。方凝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錦。一挾彈。一臂青鞵。度過嶺南。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馭卒解裹糧授之。囑曰。宜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

有此一點天良後日

使不愁不發跡

僮僕亦如銜尾小魚

得活

先報以果

腹

此紅巾是
媒人

故作驚人
之筆

垣圍沓。溪水橫流。朱門半啟。石橋通馬。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逶迤而入。橫藤礙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冒索沉沉。沓無人跡。因疑地近閨閣。惟怯未敢入。俄聞馬騰於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僕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入。聞一女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輩。擁一女郎至亭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鬟低斂霧。腰細驚風。玉蕊瓊英。未足方踰。諸女子獻茗熏香。爍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尚能鞦韆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屣。輕如飛燕。蹴入雲霄。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去。生晚良久。神魂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鞦韆架下。徘徊凝想。見籬下有紅巾。知為羣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人何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應相妬。莫信凌波便上天。題已。吟誦而出。復尋故徑。則重門扃銅矣。踟躕罔計。反而樓閣亭臺。涉歷既盡。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垂救焉。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鴉若此。何能為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將何為計。遂皇皇持巾去。生心悸。恨無翅翎。惟延頸俟。

語勢一寬

風波又起

此婢即前日小魚銜尾者

不知事出何因
又蒙賜好
更是不解

死良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中三四徧。驟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投暮。山祥不能自必。而餓餒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榼出酒食。餉生。生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來間言。園中秀才。可想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徧徧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既而斜日西轉。盼望不已。忽女子^上至。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僮。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跽請教。忽聞人語紛拏。女搖手避去。數人持索。洶洶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即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至一宮殿。碧箔銀鈎。即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妃急起自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迓佳客。罪何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恨無可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即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情恍而無著。日方暮。一婢前曰。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教曹。階上悉踐花罽。門堂藩溷。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香之氣。充溢殿庭。既而將相入幃。兩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黠污芳巾。得免金鎖幸矣。反賜姻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江陽王女。舊歲歸甯。偶游湖上。為流矢所中。蒙君

於公主口
中疑出疑
實方解

以遇仙致
富家中一
明允公

洞庭過訪
舟中一又
明允公

脫免。又賜刀圭之藥。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為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銜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歎曰。卿我鮑叔也。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心腹。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闕聖征。蚩尤未歸。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縗經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華。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檻朱窗。笙歌幽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窗凭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按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騎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鷁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攜家何往。答將西渡。梁再詰之。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旱雷聒耳。肉竹嘈雜。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生笑曰。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贖。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

既獲壽考
又得仙去

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君悞矣。僕豈有分身術耶？」眾異之，而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迨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總評

舟沒洞庭，漂泊終夜，不為溺鬼，已萬幸矣。乃無端而拾紅巾，無端而婚公主，果遵何道哉！良緣一念，仁慈，故獲此厚報也。

註解

- ① 記室見庚娘注
- ② 猪婆龍龜之別名
- ③ 梳梳也
- ④ 竹篾竹箱
- ⑤ 鳴鏑鏑箭也
- ⑥ 鞞音鉤，臂也
- ⑦ 鞞以絲繩懸，梯立
- ⑧ 再再

惟怯畏懼 九飛燕飛燕身輕掌上可舞 十廣寒宮在月裏 十一緩頰徐言引 十二望息望息也 十三狂倉賊者 十四再再

造再生 鮑叔管仲曰：生我者父也，知我者鮑叔也。 五線經孝服也 六鷓首鷓首鳥也，畫其象於船頭 七備酒勸酒也 八肉竹笙簫之屬 九絲絲

珠姓梁氏，白州博白縣人，美而鬢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者是邑名士，而素有隱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客入，相揖環坐，便詢旅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何夕，遇此嘉客，即命酌，款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邱，邱仰與攀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慚，故撓亂其辭，請先以俚歌侑酒，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士。」

名士有隱
惡名士之
名掃地
可顏曰彭
仙人

從西湖喚
來

吾亦謂唱
得大佳

萬里猶庭
戶非仙而

何
船自天河
招來登天
不難矣况
往西湖

倏忽可到
真是莫解

之曲相與歡笑。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答云：無。客默然良久，謂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之入。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掖坐衣柳黃幘，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沼，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懽會少。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不是封侯，莫向臨邛去。客於襪中出玉笛，隨聲便串，曲終笛止。彭驚歎不已，曰：西湖至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也。能從遊否？彭留心欲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為逸，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船來。船來，我等要西湖去，不吝償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繞之，眾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習習，舟漸上入雲霄，望南游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水中，但聞絃管教曹，鳴聲嚶聒，出舟一望，月印烟波，游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西湖也。客於船後取異有佳釀，懽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而行，隔窗以窺，中有二三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波送盼，彭益動情。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

為後日作
證

馬是邱生
所化

昔為名士
今不愧為
名馬

馬復化人

真馬不虛

我為若代訂三年之約。即起托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拔鄰窗。捉女入窗。窗眼數寸。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船曰：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去。遊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畧同眺。囑纔作商榷。舟已自擺。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牽一馬來。令彭捉之。即復去。曰：待再假兩馬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邱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橐空匱。倍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凝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邱耗。比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興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蹇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繫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獨還鄉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眾以仙人所遺。便悉詣廐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生以草韁繫榭邊。駭極呼彭出視。見邱垂首棧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目啟閉而已。彭大不忍。解伏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醢。稍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奠數枚。又少飲。噉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後。彼引我閒語。至空處。戲拍項領。遂迷悶顛踣。伏定少刻。自顧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耻辱。誠不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又三年。以妙文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祇謁。公子問娟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

不見其人
那得不急

前事一提

綾中渡苦
海回頭是
岸

價自高可將索之繫之來立出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緣有微名
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突突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彭諦
視真中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諒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
遑深問即命行觴彭問薄倖郎曲猶能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
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
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攜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
後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窻櫺歸把手殷殷每所凝念謂是幻夢而綾中宛在今猶什襲藏
之彭告以故共相歎吃娟娘縱體入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
捨念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儻有意則瀉囊貨馬所不惜耳詰旦告公
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攜之以歸偶至別業猶能認當年飲處云

總評

人有隱惡仙人必取而戲弄之名士而為名馬邱坐其前車也至彭好古高雅可人千里良緣仙人為
之撮合誰謂仙人不好善而惡惡哉

註解

- ①別業猶言別墅
- ②折簡寫信也
- ③剝啄敲門聲
- ④旅邸客舍也
- ⑤不介無人介紹
- ⑥今夕何夕詩鄭風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 ⑦扶風

豪士之曲唐李白陽春宋玉對楚王問有歌于暹中者其為陽

去孟郊古別離欲別牽郎衣郎今士馳速也三小錯囊杜甫詩全

通典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來傳中謂之別駕

仙人島

分類

仙人島

神異(一)

口過頗重

仙人作用

如入廣寒宮裏

妄人還有此妄想

王勉字黽齋。靈山人。有才思。屢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誚罵。多所陵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嗤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即以一頭授生。令如已狀。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馬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室中。重樓延閣。類帝王居。有臺高丈餘。臺上殿十一楹。宏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即命僮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及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妝束。有侍兒代抱樂具。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不知何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饒。王默然寂坐。惟目注麗者。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也。酒闌。一叟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為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聲。響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既歇。侍兒始啟繡囊。橫陳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搗箏狀。其亮數倍於琴。烈足開胸。柔可蕩魄。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效者。既闌。鏗爾一聲。如擊清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絕調哉。大眾皆起告別。鶴唳龍吟。一時並散。道士設寶榻錦衾。備王寢處。王初睹麗人。心已動。聞樂之後。涉想尤勞。念己才調。自合芥_三拾青紫。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

不作天仙
姑作地仙

未挫其氣
先挫其身

伏後前陰
盡縮

處處喬傲

麻道士似已知之。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墮塵網。僕不自他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悔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無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境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綫。則見大海茫茫。渾無邊際。大懼。即復合。而身已隨石俱墮。砰然一聲。汨沒若鷗。幸風近海。畧諳洄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溼矣。視之年可十七八。顏色艷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女子言：從我之家。當為處置。苟適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攜所采蓮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冠袍襪履。為王更衣。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畧可聽聞。崔真人切切眷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絕遠人世。文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覲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至今未遭良匹。欲以侍奉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於鄉黨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艷明媚。若芙蓉之映朝日。拜已。即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髫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

出小女子
以控其銳
氣

自雄者吾
恐汗淫
好批評

語帶戲弄

眼界真小

所謂自侮
者人必侮
之也
對仗妙不
可言

客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頗慧。能記典墳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嬌婉可聽。便令傍姊隅坐。桓因謂王郎天才。宿構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否。王慨然誦近體一作顧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賸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磊消。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鼓掌大笑。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云。豬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向妹咕咕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為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脫響。朔巴。合席。祭然。王有慚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一句。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有月旦之詞。但嚙鼻不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刪切字。眾都不解。桓恐其語慢。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一搥。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搥。眾又不解。綠雲啟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白婢子敢言打煞矣。眾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搥。其云不通。又不通也。眾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庖謝不遑。王初以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淫。桓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眾未措對。綠雲應聲曰。鼉翁頭上。再著半夕。即成龜。芳雲失笑。呵手

扭脇肉數四。綠雲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頻。不以為非。甯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吐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婢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屏榻。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畧致問難。響答無窮。王至此。始覺望洋堪羞。女喚明璫。則采蓮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誚辱。自恐不見重於閨門。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幃之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吟哦。女曰。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頗少假以辭色。芳雲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與共事。兩情益篤。特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訶疊加。王惟喋喋。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為寂。勸招明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尚不知耶。獨要。乃樂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聞。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陰盡縮。大懼。以告芳雲。雲笑曰。必明璫之恩報矣。王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畧。既非痛癢。聽之可也。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胸中不正。則眸子昏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眸。故以此戲之耳。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為妬。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之吹馬耳。故唾棄不相憐。無已。為若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于楚。王不覺

此女讀過
孟子又讀
過詩經

綠雲頗有
技巧

人生何事
不空

廣註取一齊言異
卷之五
二四

大笑笑已而瘳踰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思。以意告女。女曰。歸即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下交頤。哀與同歸。女籌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入曰。姊妹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為家。夙夜代營宮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諦視。則用細草製為樓閣。大如櫺。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坐梁棟椳題。歷歷可數。其中供帳牀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歎其工。芳雲曰。實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宿分。遂得陪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願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言邁。行踪驚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練一匹。望南拋去。化為長堤。其闊數丈。瞬息馳過。堤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邈。芳雲止勿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偕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為巨第。並入解裝。與島中居。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王迎養。王命騎趨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尚存。子善博。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尚有功名之念。不愜於懷。及聞此況。沉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澤敝。衰老堪憐。相見哭各失聲。問不肖子。則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燂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遙致故老。與之談讌。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予以甘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

一生誇詡
到此謙虛

人偶至。必延接盤桓。搗押過於平日。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珂者。王留之甚久。時與密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婦東男子。嚴子賭亦少間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為田產之費。翼日。黃及子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總評 自滿之人。高自位置。視天下文人才子。莫能出已之右。豈知一生學問。不及島中一女子乎。處處欲自

誇詡。處處被人訛誦。所謂自作孽也。崔真人不度之為天仙。祇度之為地仙也。豈無故哉。

註解

- ① 世上豈有仙人 見吳志
- ② 雲和夫人 周禮大司樂。雲和之琴瑟。
- ③ 芥拾青紫 漢夏侯勝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拾芥耳。
- ④ 天仙 天隱子。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化曰神仙。
- ⑤ 泗浮 浮人從水上。
- ⑥ 秋波 媚眼若秋波。
- ⑦ 典墳 左傳。昭十二年。一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者。
- ⑧ 宿構 屬文下筆轉成人疑其宿構。
- ⑨ 月旦 每月初一。評論人物。謂之月旦。
- ⑩ 頻頻 猶言屢屢。
- ⑪ 祖 餞祭也。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也。應南鄉試。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釣突泉。適相值。年六十餘。鬚長過胸。皤然道人也。集問災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眾中見生。忻與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性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以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為人。貴為卿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以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

不敬福命
人而敬德
行人此道
士亦難得
語從至性
中流出

孝子深情

莫之為而
為之似有
神阻之

孝行達於
天庭

道士言驗

前生冤孽

七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匆匆而去。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携僕貫驢。即刻東邁。驅里許。驢忽反奔。鞭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躁汗如雨。僕勸止之。生不聽。又貫他驢。亦如之。日已銜山。莫知為計。僕又勸曰。明日即完場矣。何爭此一朝夕乎。請即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啜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惓。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泣泣。母搖手止之。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平。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數日。果平健如故。未幾。聞捷。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忻然。出生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預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老耄足矣。君前身與我為僧侶。以石投犬。悞斃一蛙。今已投生為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為婦。不貞。數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偶。恐歲後瑤臺傾矣。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舅令於江西。母遣往省。即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織。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女士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驟蹄跌。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媪抱坐堤上。驢冲過。扈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眾大譁。欲執之。生縱驢絕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二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便詰所

此叟就是解星

濟則濟矣所謀猶尚需人

說得婉轉動人

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徼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為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為力。此真愛莫助之矣。生哀不已。叟善思曰。不可為也。請過宵。聽其緩急。尚可再謀。生愁布。終夜不枕。次日偵知。則已行牒稽察。收藏者棄市。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叩扉。入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鯁對。叟喜曰。吾謀濟矣。問之。答云。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冀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即此為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盃後。自與甥女籌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贊焉。女十六歲。艷絕無雙。生每對之。款款^三。女云。妾即陋。何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為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怨舅乃非人。此彌天之禍。不可為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長^五。跪曰。此小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五。然家門幸不辱。倘得再生。香花^六供養。有日耳。女歎曰。事已至此。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氈綿厚作蔽膝。各以隱著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遙拗折絕險。不復可乘。下輿。女跣步甚艱。生挽臂曳扶。竭蹶始得上。達不遠。即見山門。共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為某故。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尚未是苦。因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僮執拂

分類印齊志

卷之六

鍾生

下六

神異(一)

若預知求
救者

以斷杖代
死法術頗
神

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而座前悉布沙礫。密如星宿。女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其後。僧開目一瞻。即復合去。女參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搢來。僧久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驟來。未。女答言未。曰。夫妻即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既歸。謹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更屬瘞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視之。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總評 德行者福命之根也。德行既厚矣。福命之薄何慮焉。鍾生其母應死。緣前世之孽。其身亦應不壽。福命亦至薄矣。然而道士贈丸。王者贈壽。解星入命。甥女代籌。非德行所致。而能然哉。

註解
① 躡突泉 齊州二堂記。泰山之北。與齊東南諸山之水。會於黑水灣。相。② 風世 前世也。③ 終天 言母壽。④ 草草 草率也。⑤ 瘞可 病稍可。⑥ 一紀 十二年。⑦ 耄耋 十曰耄。⑧ 瑤臺 劉禹錫傷往賦。錦瑟。⑨ 中州 河南。⑩ 偵 偵探也。⑪ 鯨 無妻也。⑫ 挂錫 釋氏要覽。游行僧為。⑬ 歛歛 嘆息也。⑭ 坎窞 易坎。入於坎窞。⑮ 好逑 詩周。窈淑女。君。子好逑。⑯ 香花供養 全剛經。在在處處。皆當。⑰ 山門 寺頭。⑱ 方丈 高僧傳。維摩居士石。十笏。故。云。此君。或問其故。但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

中華民國捌拾貳年玖月貳叁日

贈

國家圖書館



002323884



857.27

7434

17

v.5

舊